

长篇官场小说

权极帝

刘伟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拾级而上

刘伟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拾级而上 / 刘伟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104-1035-2
I. ①拾…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4810号

拾级而上

作 者：刘 伟
责任编辑：远清居士
封面设计：视界创意·张俊锋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05（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48千字
印 张：22
版 次：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1035-2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733

主要人物

柳浩然——瀛洲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学历。在陶芝兰、谢梅心和柴顺达等人的鼓动帮助下，步入仕途，任轩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因在光华机械厂搬迁工作中政绩突出，省委破格提拔，接替杨庆发任市长。由于周全贵、黄一凡诬告陷害，被免职到省委党校学习。真相大白后，被省委重新起用，任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一年以后，与杨庆发搭班子，任高新技术开发区主任（副省级待遇）。

陶芝兰——柳浩然的夫人，大学毕业后在瀛洲市某城区医院工作。不满生活现状，鼓动柳浩然继续考研读博。柳浩然当上副市长，夫贵妻荣，调到瀛洲市人民医院工作。修来福为感谢柳浩然，暗中帮助陶芝兰当上了外科主任。为人处世老到，热衷官场，柳浩然被免职后，心态变化很大，对名利逐渐淡漠。

柳紫嫣——柳浩然和陶芝兰的女儿，瀛洲一中高中毕业，考入香港中文大学，并获得奖学金。大学毕业，被推荐到美国哈佛大学读硕士。读书期间，受到仝鸿运的暗中资助。毕业后回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后留校任教。柳紫嫣天资聪慧，沉稳成熟，具备当官素质，但无意官场，乐于做学问。

谢梅心——柳浩然的博士校友，也是红颜知己。出生江南，天资聪颖，典型一江南才女。因与前夫性格不合离婚，视柳浩然为知己。博士毕业，随柳浩然到瀛洲大学文学院任教，后担任文学院副院长兼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虽不在官场，但对官场上的事情看得非常透彻，为柳浩然在仕途的发展出谋划策，立下汗马功劳。柳浩然当上副市长后，谢梅心不满现状，到美国普度大学做访问学者，有一段短暂的异国婚姻。柳浩然被免职，谢梅心不离不弃。后来为柳浩然生了儿子，取名“心然”。

柴顺达——柳浩然的铁哥们，也是发小，瀛洲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文轩阁酒店的形象代言人，以一部通俗易懂、迎合世俗的关于茶文化的专著而一举成名。为人处

世圆滑老练，看透官场，不喜当官，与全全辉、全鸿运有深交。关键时刻为柳浩然牵线搭桥、出谋划策，为其在仕途的发展铺平道路，奠定基础。

谢剑飞——谢梅心的侄子，柳浩然的专职秘书。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轩州市政府办公室当文字秘书。在柳浩然的调教培养下，逐渐成熟。后担任轩州市政府办公室综合二科科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柳浩然被免职后，谢剑飞政治成熟，经受住了考验，被林清砚下派到吉祥县任县长。

叶秋云——柳浩然的大学校友，大学期间和柳浩然无话不谈，成为异性知交。大学毕业后步入官场。开始官运亨通，不到三十岁就担任副县长。出乎众人意料，在副县级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年，官场上的新秀也逐渐成了明日黄花。后担任县长。

全全辉——省委副书记，分管党群、组织工作，与贡宸远一起蹲过“牛棚”，属患难之交，也是阎开来当年的老师。阎开来、刘清华、杨庆发和柳浩然等人，都受到过他或明或暗的帮助与提携。因张建设的案子受到牵连，一病不起，直至去世。

贡宸远——省委书记，政治成熟，立场坚定，襟怀坦荡，为人正派，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很有眼光，注重为党的事业选拔人才。大胆任用刘清华、杨庆发，破格提拔柳浩然。反对腐败，对干部管理严格。后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省委书记，听候安排。

刘清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省委办公厅当文字秘书。沉稳老练、作风扎实，有“小谢安”之美誉，被原省委书记郑天骄选为专职秘书。从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岗位上，被省委选派任轩洲市委书记，与杨庆发搭班子。因政绩突出，被提拔为邻省省委常委、副省长。在反击周全贵、黄一凡的事情上，沉着冷静，措施老到，一剑封喉，置对手于死地。后担任省委副书记。

杨庆发——清华大学毕业，与刘清华是大学同学，关系很铁。从省经贸厅副厅长下来任轩州市市长，和刘清华搭班子。因政绩突出，接任刘清华任市委书记。省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后，任主任（享受副省级待遇）。与刘清华联手，把周全贵、黄一凡送上不归路。后任省委常委、高新技术开发区书记。

周全贵——省城市委副书记，黄一凡的小舅子。为人老到，心狠手辣，省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后任书记，挂省委常委，与杨庆发搭班子。张建设贪污腐败案发，在黄一凡的撮弄下，告发柳浩然，企图以此整到刘清华和杨庆发。没有料到，他原来的领导也是他官场上的靠山邻省省委副书记苟铁栓出事，刘清华、杨庆发抓住机会，收集证据，反戈一击，被罢官撤职，锒铛入狱。因有立功情节，被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黄一凡——周全贵的姐夫，说话粗鲁，脾性暴戾，仰仗祖上荫荫，任轩州市委常委、副市长，与刘清华、杨庆发搭班子。反对光华机械厂搬迁，指使人上访，被刘清

华送到省委党校参加学习，分管工作被柳浩然接管。学习回来，改任轩州市人大副主任。因此与刘清华、杨庆发结下冤仇。与周全贵一起诬告陷害柳浩然，企图通过柳浩然带出刘清华和杨庆发。因在担任副市长期间，插手当地锡矿经营，收取干股，被孟天顺等人告发。最后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林清砚——柳浩然博士期间的同学，天资聪慧，为人老到。博士毕业，借助老公官宦之家的底子，被分配到省委办公厅工作。处事老练，作风严谨，深得省委领导赏识。从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的岗位上，被省委重用，任轩州市委书记，与柳浩然搭班子。后任省委常委、省城市委书记。

郑天骄——原省委书记，政治成熟，深谋远虑，襟怀坦荡，注重为党的事业培养接班人。在他的精心培养提携下，刘清华从专职秘书一步步走上副省级领导干部岗位。退居二线后仍为贡献远出谋划策，发挥余热。

陈青阳——部队转业到地方纪委工作。过目不忘，政绩突出，被调到中纪委。张建设案发后，因牵扯仝全辉，被中纪委指派为专案组组长。办案过程中，坚持原则，心怀全局，老到沉稳，洞察秋毫，还柳浩然清白，把黄一凡、周全贵送进监狱。

何正明——柳浩然博士期间的校友，中纪委干部，私人感情和党的原则分得很清楚，工作很有能力，深受陈青阳赏识。张建设案发后，被陈青阳点名要到专案组，为案件快速查办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张建设——瀛洲市市长，作风霸道，一手遮天，贪污成性，外号“张大胆”。后调任省建设厅厅长。在调整厅里中层干部时，任人唯亲，得罪徐大器，被告发。经中纪委专案组查实，占有复兴大厦股份，收受仝鸿运贿赂。因有立功表现，被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周望辰——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分管地方干部的考察，严华青的同学，与仝全辉关系密切。在选拔柳浩然到地方任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严华青——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和柴顺达是高中同学，与周望辰关系密切，为柳浩然的提拔重用作了较好的前期铺垫。

徐文昭——瀛洲大学社会学系党组书记，与柳浩然搭班子。东北人，为人仗义，性格直爽。十分欣赏柳浩然的人品和能力，为柳浩然的提拔重用做了大量工作。

关立强——瀛洲大学党委书记，朱向前的老领导。在他的极力推荐下，朱向前任瀛洲大学副书记、副校长。后调任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大学生就业管理中心主任（正厅级）。

李云飞——瀛洲大学校长，与关立强明争暗斗，关系不和。和宫荻花关系暧昧。后接任关立强任瀛洲大学党委书记。

阎开来——省委常委、纪委书记，也是仝全辉的学生。性格耿直，疾恶如仇，痛

恨腐败，作风扎实，深得贡宸远、全全辉的信任。

孟天顺——为人正派，工作能力很强，属于“老黄牛”系列，在副县级位置上原地不动多年。后得到柳浩然赏识，担任轩州市吉祥县县长。柳浩然出事后，为伸张正义、报答柳浩然，大胆举报黄一凡。后担任吉祥县委书记。

崔文隆——轩州市吉祥县委书记，官场痞子，与黑社会联系密切，社会背景复杂。贪污受贿，无恶不作。黄一凡的狗腿子，两人一唱一和，与刘清华、杨庆发唱反调，诬告陷害柳浩然，恶心林清砚。黄一凡出事后，林清砚抓住机会，先让他改任吉祥县人大第一副主任，后把他送进监狱。最后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仝鸿运——全全辉的大公子，鸿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掌门人，“海归”回来，进军房地产。与刘清华、杨庆发、柴顺达关系密切。张建设案发后，被迫流亡海外，杳无音讯。

徐大器——省建设厅公务员，硕士毕业。在建设厅中层干部调整期间，没有当上办公室副主任，不满张建设任人唯亲的做法，撕破脸皮，破釜沉舟，举报张建设。

青玄——瀛洲市宏图茶馆董事长。从小入道，曾在一所比较知名的道观住持。后弃道还俗，开了茶馆。专为看得上眼的人指点官场迷津。柳浩然有幸得到他的指点，感到非常灵验。

玄风——轩州市望仙山上的道观住持。仙风道骨，心怀苍生，捐资助学，助贫济困，广做善事，深得周围百姓赞誉。对人生感悟深刻，善于为人指点迷津。柳浩然等人多次得到他的指点，深受教益。

孔子——文人的先师，心怀苍生，兼济天下，入世思想的创造者与鼓吹者。在柳浩然的梦中多次出现，指点柳浩然出仕为官，言辞恳切，高屋建瓴，使柳浩然深受教诲。善于与时俱进，喜爱新鲜事物，聪明过人，一学就会，现代社会的品茶、使用餐巾纸、开车等无师自通。

老子——道家思想的创始人。仙风道骨，慈眉善目，提倡“无为”。在柳浩然的梦中出现过几次，话语不多，但意境高远。

庄子——逍遥派的杰出代表。放浪不羁，洒脱飘逸，对功名利禄、尘俗琐事不屑一顾，主张全部放下，彻底逍遥。在柳浩然的梦中出现过两次，不善于学习新生事物，对现代社会的餐巾纸一直弄不明白，让柳浩然觉得不可思议。

孟子——孔子的学生，入世思想的“铁杆”维护者。忠诚笃厚，刚正不阿，民主平等思想的发端者，曾被朱元璋撤销封号，“请出”祠堂。在柳浩然的梦中多次出现，或担任孔子的司机，或帮孔子敲边鼓，对柳浩然入仕为官有较大影响。

I

现代的人对“名”和“利”的追求更是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抛弃了既当娘子又立牌坊、犹抱琵琶半遮面、“扭捏”、“雅致”的“君子”形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直截了当，比较现实，有些时候比过去的靠山劫道还要干脆。出了“名”就要讲究“利”，没有丝毫掩饰。好比过去儿子结了婚，当父母的就想抱孙子一样。有了“名”，就会有“利”，这是普遍的心理。如果出了“名”，却没有“利”，众人就会觉得不对。“名”和“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阿Q头上的癞伤疤——谁都能看得见。

秋风轻抚着柳浩然的面颊，带着世俗收获的气息，柳浩然闻到了人生成熟的味道。人生虽然短暂，但每个人的心中都非常看重收获，注重成功。所谓的成功与收获，无非就是两个字：“名”与“利”。人一旦有了“名”，便不自觉地高大起来，好像所有的人都要对他高山仰止。自我感觉日益良好，随之便也有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伟人情怀。有的甚至比“伟人”还要“伟人”，目空一切，不可一世。有点墨水就想开染坊，给个杠杆就想把地球撬起来，真的是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

人成名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利”。三国时候的诸葛亮，就非常注重修身扬名，躬耕南阳就名声在外了。刘备奉为神明，先后请了三次，才感动了这位“未出茅庐便三分天下的旷世奇才”，诸葛亮也因此实现了“治国”、

“平天下”的抱负，得到了最大的利益。

现代的人对“名”和“利”的追求更是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抛弃了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犹抱琵琶半遮面、“扭捏”、“雅致”的“君子”形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直截了当，比较现实，有些时候比过去的靠山劫道还要干脆。出了“名”就要讲究“利”，没有丝毫掩饰。好比过去儿子结了婚，当父母的就想抱孙子一样。有了“名”，就会有“利”，这是普遍的心理。如果出了“名”，却没有“利”，众人就会觉得不对。“名”和“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阿Q头上的癞疮疤——谁都能看得见。

柳浩然没有“名”，当然也就没有“利”，在秋风乍起的时候，独自坐在风中，冥思苦想。秋日的夕阳很美，把天空装扮得五彩缤纷，这也许就是织女的杰作。然而柳浩然却没有心情欣赏这美丽的景色。这幅多彩的织锦看来只有牛郎才能真正去看，也才能看懂。现代的人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忙的人追名逐利、没有时间；闲的人心情郁闷、愤世嫉俗，哪有那个闲心看夕阳呢？幼儿园的孩子们恐怕也没有机会看夕阳了，因为在夕阳的美景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七大姑八大姨等负有看护责任的都及时出现，来得比钟表还准，早早地把孩子接回家，取而代之的是《狮子王》、《大将军狄青》等现代的电脑高科技动画，而不是大自然的夕阳。

柳浩然一直在想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如果问及别人，别人肯定认为他的脑子有毛病，即使没有毛病也肯定受过什么刺激，反正是不正常。正常的人是不会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要考虑这么复杂的问题呢？就像究竟是先有的蛋还是先有的鸡？没有人搞得清楚。这个问题也是这样。“名”和“利”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主题，何必问为什么呢？“鸡”和“蛋”谁先谁后的问题并不重要，关键是有鸡肉吃，有鸡蛋汤喝就行，何必关心谁先谁后呢？“名”和“利”也是如此。没有“名”，没有“利”，这个世界还能是人间世界吗？那不就成了世外桃源了吗？陶渊明没有后续《桃花源记》，如果续写，肯定会说世外桃源也是有名利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名”和“利”是否自古就有的问题那么重要吗？根本不重要。一般人都这么想的，这也是众生哲学。但是，柳浩然就不这么想，一定想把“名”和“利”搞清楚。“名”和“利”在古代就有吗？还是到了现代社会

才有？实际上困扰他的是，在远古时候“名”与“利”是不是就非常重要？对这个问题，柳浩然搞不明白，也没有人回答他。翻阅了许多书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五彩缤纷，多姿多彩。有的旗帜鲜明，有的则模棱两可，有的甚至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根本不予回答。所以，柳浩然很是苦恼，就一个人坐在野地里犯傻似的思考。

今天，柳浩然在野地里又坐了整整一天。夕阳落山了，农人回家了，城里有身份、有说头和那些虽然没有身份、没有说头但不甘寂寞的人都在开始行动，都在想今晚到哪里去吃一顿。谁请客或者请谁客，吃完之后是洗澡还是桑拿还是K歌还是按摩还是其他等等，反复酝酿，然后欣然前往。这中间的内容自然和“名”、“利”有关。白吃的人自然有来头，能够给请客的人以利益。请客的人也笑逐颜开，小心伺候，尽管有时不是很舒服，但放眼将来，心里还是比较平和。“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这可是古训。你只要吃了人家的饭，迟早会给请客的人方便或者利益。这就是人际关系的潜规则，也是社会的潜规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利益。柳浩然想不明白，于是就非常苦恼。太阳已经落山，众人已经行动，他也开始回家。如果不及时回去，恐怕就会遭到夫人陶芝兰的责备。

柳浩然管自己的老婆陶芝兰叫“夫人”，原因是用其他的称呼他觉得太俗。“老婆”是凡夫俗子叫的，万万不能用。“妻子”也有点俗气，“爱人”好像有点革命化，而实际上他并没有为革命作过大贡献，用这个称呼好像有点欺世盗名。其他似乎也没有别的了，只有“夫人”这个称呼比较好，有点文雅，还暗含一定的社会地位。当初次用“夫人”称呼的时候，陶芝兰差点酸得满地找牙。但陶芝兰是个比较贤惠、比较传统的女人，温良恭俭让，很符合孔老夫子制定的标准。虽然不是出身书香门第，却很有大家闺秀之风。既然柳浩然这么称呼，心里也只好默许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唱妇随，这点道理陶芝兰还是明白的。到后来，陶芝兰也逐渐习惯了这样的称呼。有些时候，碰到柳浩然出差什么的，没有听到柳浩然叫“夫人”，心里就难免有些失落。习惯成自然，许多事情都是在开头难之后就渐渐地顺理成章了。

陶芝兰这几天心情很不好，原因是柳浩然好几天都没有去上班了。当

然，不上班也一样照拿薪水。尽管薪水不高，但也足以养家糊口。更重要的是柳浩然连续几天都到外面的野地里独坐，睡觉的时候还在自言自语。对她新买的衣服、新做的头发也是置若罔闻。这与原来简直判若两人。

柳浩然和陶芝兰成家以后，还是比较恩爱的。虽然有些吵闹，但总的来说没有影响大局。柳浩然是个性情中人，很是喜欢芝兰。陶芝兰化妆的时候，柳浩然总是含情脉脉，弄得陶芝兰春意荡漾。陶芝兰嘴上总是批评柳浩然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内心还是充满幸福的。柳浩然连续几天到野地里去，回来之后就默不做声。陶芝兰担心柳浩然是不是出了毛病。

当然，柳浩然去的野地也不是真正的野地，只是城市中间预留待开发的农田。农田早已列入城市规划范围，搞房地产开发。不知道什么原因，批准都好几年了，商品房开发的宣传牌历经风雨早已经破旧不堪，地里的庄稼也被“一岁一枯荣”、生命力极强的野草换了一茬又一茬，而房地产开发的迹象却一点也没有。

每次看到那块矗立在风中、上面只剩下一个隐隐约约像美女大腿的宣传牌的时候，柳浩然就觉得这个房地产老板很是聪明。如果那个时候开发，现在正好赶上金融危机，岂不赔大发了？其实，柳浩然完全想错了。当初房地产老板不是不想开发，而是很想开发。在缴纳了“数得清”或者“数不清”的有关费用、把地皮征下来以后，就想采取“用地皮担保到银行贷款、先收钱后盖房”这种风靡一时、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进行开发。结果没有想到出师不利，碰到上头出台了新的政策，有关部门联合整治房地产市场。于是，这种成就了一大批房地产富翁的“一招鲜”制胜法宝也就失去了灵性，致使这个经济实力并不十分雄厚、“二道贩子”老板无力开发，差点宣布破产，就差推开窗户跳楼了。柳浩然是个不过问现实生活的读书人，根本不明白这中间的原因。房地产是门大学问，不是每个人都能搞懂的。这一点没有错。

柳浩然一路思考状地回到了家。夫人陶芝兰一边责备，一边伺候他洗脸，一边把饭菜端了上来。柳浩然一句话也不说。

“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陶芝兰关心地问道。

“你才病了呢！”柳浩然生气地向上推了推高度近视镜，生怕一不小心掉进碗里。

“你天天到那块野地里做什么？好几天都没有去学校了。”陶芝兰轻轻地
说，怕声音过高让柳浩然生气。

“我不去也一样领工资，大学又不是中学，不用盯班，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只要把我的任务完成好就行。”柳浩然有点不耐烦。

“你说得一点没有错，我只是担心你不去学校，学校里一些信息你不知
道。学校的领导班子不是要调整了吗？你不是也符合条件嘛！”陶芝兰的口
气充满了娇嗔。据说，柳浩然所在的瀛洲大学领导班子最近要进行调整。无
论是学术水平还是领导能力，柳浩然都是比较优秀的，许多老师也都看好柳
浩然，陶芝兰也希望柳浩然能够进入学校领导班子。到那个时候，自己也是
享受副地级干部待遇的夫人了。

“你又来了，我不是说过我不想进班子吗？当那个官有什么用？又累人，
又看别人脸色。再说，能否进班子不在于这些学校里的老师，必须得上面有人。
是你家还是我家，祖宗三代有一个吃皇粮的吗？”柳浩然生气地把饭碗一推，
眼睛向上翻了翻。

“好了，好了，不说了，吃饭吧，宝贝？”陶芝兰温柔地抚摸着柳浩然
的头发劝解道。本来就很郁闷、想发一下火的柳浩然被陶芝兰温柔地一摸，
瞬间情绪平静了很多。

“宝贝”是陶芝兰对柳浩然的昵称，这种称呼只有当女儿柳紫嫣不在而
且柳浩然心情不好或者高兴的时候陶芝兰才用。柳紫嫣吃完饭就到学校上晚
自习去了，所以陶芝兰才见缝插针似的用了一回。

每次用这个称呼的时候，总是很见效果。这好像就是许多男人的软肋，
吃软不吃硬。当年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看来也有这个毛病。褒姒的“一笑戏
诸侯”一定很有万种风情，弄得周幽王神魂颠倒，谈笑之间葬送了江山，也
丢掉了性命。柳浩然是个凡人，根本没有丢掉江山之虞。陶芝兰的昵称，去
掉的也只是他身上莫名其妙的火气与烦躁。男人上火的时候，聪明的女人不
管心里是否委屈，首先想到的就是用水去浇，细水熄火，迂回之中便达到了
效果。愚蠢的女人则恰恰相反，巾帼不让须眉，火上添柴，一定要争辩出个
子丑寅卯、黑白是非，往往使男人的火气更为旺盛，常常搞得鸡飞狗跳、四
邻不安，最后的结果无非是两败俱伤。即便事情过去，各自在对方的心里也
就留下了难以抹掉的伤痕。

“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清官难断家务事。”夫妻之间的吵架是分不清楚谁是谁非的。陶芝兰不是愚蠢的女人，她懂得男人的软肋在哪里，对柳浩然更是了如指掌。

“其实，对那个官咱们也不稀罕，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不愁吃不愁喝，潇洒自在，过得不是也很好嘛！不过，你这几天到外面干什么去了？一个人在野地里一坐就是一天，我很担心的。”陶芝兰温柔地抚摸着柳浩然的耳朵。

“早知道我对当官不感兴趣还对我那么说，这不是明摆着气我吗？我去野地里关你什么事？”柳浩然余怒未尽，一边吃饭一边嘟囔。

“我知道错了，行不行，宝贝？”陶芝兰一边说一边温柔地把脸贴在柳浩然单薄的后背上。淡淡的幽香飘进了柳浩然的鼻孔，弄得他再也无心吃饭。柳浩然顺势把陶芝兰搂在怀里。这个时候，柳浩然才看到陶芝兰新做的头发。

“什么时候弄的头，也不给哥哥打个报告？”其实，陶芝兰实际年龄比柳浩然大，但柳浩然总是让她喊“哥哥”，就像他用“夫人”称呼陶芝兰一样。这也许与柳浩然的心理年龄有关系。柳浩然是个性情中人，随意性比较强，孩子气也比较重，让年龄比自己大的陶芝兰喊“哥哥”，好像就有了成熟男人的感觉。

“人家都做了好几天了，你就是看不见，哼！”陶芝兰故作生气地回答道，还用并不迷人的眼睛温柔了柳浩然一眼。这一眼弄得柳浩然春意荡漾，紧紧地抱着陶芝兰，手脚也不安分起来。

“还是先吃饭吧，吃完饭再做好不好？”陶芝兰一边半推半就一边说。

“哥哥还是先吃了你吧！”柳浩然呼吸有点急促，顺势把陶芝兰抱进了卧室。

在这个时候，陶芝兰总是积极配合。她心里十分清楚，这个时刻两人配合默契才能真正享受到人性之乐。在平淡无味的日常生活中，陶芝兰与柳浩然分歧也比较多，有些时候还比较大。但在做爱时，两人总是配合得十分默契，琴瑟合鸣。虽然不再年轻，但这方面的需要还是比较旺盛。

陶芝兰风采依旧，这固然与她的保养有关，但和谐的性生活也非常重要，陶芝兰心里非常清楚，因为她是学医的。女人的衰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生理的衰老与和谐的性生活有很大关系。愉快和谐的性生活不仅能够使人更有活力，也能够改善人的心理，让人感到更加年轻。

耳鬓厮磨，含香吐玉，两人很快达到了高潮。每当这个时候，柳浩然总是想起《西厢记》中描写张生与崔莺莺幽会时的情景：“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折，露滴牡丹开。”

“花心轻折，露滴牡丹开！这两句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小孩吃糖——嚼了（绝了）！”瘫软的柳浩然心里禁不住赞叹道。

“告诉我，宝贝，你这几天到野地里都做了些什么？”陶芝兰风情万种地趴在柳浩然的身上，双眼迷离，红唇贴近柳浩然的耳边轻轻地问道。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名利是不是一直都有？名利是不是一直是社会的主题？现代社会是这样，古代社会呢？我一直搞不明白。”柳浩然心情舒畅，愉快地回答道。

“那么深刻呀，小妹还真是搞不懂。”陶芝兰故作纯情状地打趣道。

“傻妹妹，你又在笑话我。”柳浩然一个翻身，便把陶芝兰压在了身子下面。

“好了好了，不闹了。我觉得名利自古有之，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你不信，可以请教一下你们文人的先师孔子呀，他的书里不是有吗？说什么‘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好像就是孔子说的吧？”陶芝兰一边求饶一边打趣道。

“你都笑死我了，这哪里是孔子说的，这是太史公说的。”柳浩然笑道。陶芝兰文史知识欠缺，柳浩然很是清楚，对她驴唇不对马嘴的回答并不感到奇怪。

“你什么时候能够变成才女呢？”柳浩然故作失望状地叹息。

“我这一辈子恐怕变不成才女了，我只是一个女人，一个缠着你、爱着你、想着你的女人。”陶芝兰故作伤心状，紧紧地抱住了柳浩然。

“好了，我知道了，傻妹妹。”柳浩然亲了亲陶芝兰的香唇，“不过你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我还是要翻翻《论语》，看看孔老夫子是怎么说的。”

2

孔子很懂得中庸之道和明哲保身的，在敌强我弱面前绝对不能逞强好胜、逞匹夫之勇，否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自己在被打得落花流水之后，卧薪尝胆似的吸取总结败走麦城的教训。真是到了那个时候，黄花菜早就凉了。能否东山再起、咸鱼翻身只有天知道了。要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怎么能不顾船夫劝说，以“无颜见江东父老”为托词一意孤行地自导自演了一出千古流传的《霸王别姬》、最后自刎乌江了呢？关键是对前途彻底失去了信心。哀莫大于心死，项羽天才般地把话中的真谛演绎得淋漓尽致，只是风格比较悲壮。

那天晚上，柳浩然粗略地翻看了一遍《论语》。也许找得不怎么细致，只找到了一句孔子论名利的话：“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通常的说法就是“君子通达于崇高的仁义，小人通达于追求财利”。古人的话总是那么拗口，需要翻译了再翻译。这句话通俗一点讲就是，君子追求的是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讲究精神享受；小人追求的则是声色犬马、钱财美色，沉溺于物质享受。柳浩然翻来覆去地体会这句话，难道追求利益的只是小人，君子就不追求利益吗？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又如何解释呢？

柳浩然很是迷茫，很是困惑。陶芝兰在床上喊了他三遍，他也不去睡

觉，害得陶芝兰孤独地入眠，不再等他。往常的时候他们总是相拥而眠，陶芝兰依偎在柳浩然的怀里，像小猫一样，柳浩然心里很是受用。不过那天晚上，让孔老夫子的几句话搞得柳浩然再也没有了过去那种幸福的感觉，一直挑灯枯坐，掩卷冥思。不知不觉，便沉沉睡去。

朦朦胧胧，柳浩然好像觉得有个人来到自己的面前。这个人是个老者，慈眉善目，道貌岸然，白须冉冉，衣衫飘飘，头顶好像有些奇怪。柳浩然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老者，有些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看到柳浩然一副困惑的样子，老者不禁笑道：“亏你还是个读书人，连我你都不认识了吗？”

老者清朗的笑声，让柳浩然顿时如醍醐灌顶。这不是孔子吗？怪不得头顶有点奇怪。根据《史记》记载：孔子的母亲颜征在“祷于尼丘得孔子”。孔子生下来头顶就中间低、四周高，形似尼丘山，又排行老二，所以名“丘”，字“仲尼”。柳浩然赶忙站起模仿古人向先师施礼，连连赔不是。

孔子赶紧把手一摆，淡然笑道：“罢了，年轻人。你施礼的时候不觉得那是邯郸学步吗？现代的人早已经把繁文缛节忘掉了，你也不要重新拾起。我今天来，是给你解惑的。传道、授业、解惑是老师的本行，更是我的拿手好戏。”孔子一口气说了那么多，嗓子好像有些干燥，不禁咳嗽了一声。再说，从两千多年的春秋时代赶来，旅途遥远，孔子也一定渴了吧？

柳浩然想到这里便赶紧回答道：“感谢先师美意。既来之，则安之。我这里有比较好的铁观音，虽不是极品，但也很有些味道。咱们不如来个品茶论道，如何？”

孔子一听，便一改往日斯文的模样，连忙说道：“快哉！快哉！就这么办！我周游列国的时候，也没有人敢这么和我说话。要么对我尊崇有加，要么白眼蔑视，没人这么平视于我，我也没有喝过什么铁观音。”孔子有些激动，禁不住咳嗽起来，柳浩然赶紧上前帮先师捶背。

孔子感慨地说：“孺子可教也，索性咱们今天就谈个痛快！”

柳浩然听到这更是不敢怠慢，赶紧把家里最好的茶具拿出来，冲洗干净，把水过滤了三遍，烧得滚开，把最好的铁观音泡上。一番忙碌，柳浩然毕恭毕敬地把清茶奉上。

孔子好像并不太喜欢南方的精致茶具，也不大懂得如何品茶。接过茶杯

一饮而尽，喝过之后，叹道：“确实好喝，只是量太小。”柳浩然不禁哑然。如果林黛玉在场，也一定会掩面而笑，笑孔子是“牛饮”而不是品茶。

柳浩然连忙解释道：“先师，你可能不了解，这是现代社会的品茶，也是一种茶文化，有身份、有学问、或者故作风雅的大款和官员们都是这么喝茶的。”

“罢了，罢了，现代社会什么都去仿古，以为这样就能够得到过去的精华，其实这是个误区。古代社会丰富的是精神，落后的是物质。比如喝茶，喝茶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一般人来讲，喝茶就是解渴。从这个方面来说，喝茶与喝水没有很大的不同。只要解渴就行，味道好一些差一些没多大区别。”孔子瞅了瞅茶杯，柳浩然赶紧续上。孔子又一饮而尽。这次，没有让孔子再进行眼睛暗示，柳浩然就接着把水续上了。

孔子有点不耐烦，直接说道：“你还是给我用个大杯子，让我解渴再说。”柳浩然听了，立即照办，找了个喝牛奶的杯子，怕烫着先师，反复扬了三次，感到差不多了才端了过来。孔子早已等不及了，大概是渴坏了，接过去咕咚咕咚地畅饮了下去。

“再来一杯。”孔子用长袖擦了擦嘴角。柳浩然赶忙把先前的程序又重复了一遍。看到孔子喝水的样子，柳浩然想起了夏天在地摊上喝扎啤，那种感觉，真是爽呀。柳浩然想，先师这个时候的感觉也一定很爽。这一次，孔子没有像第一次那样那么着急，而是慢慢地喝了下去。这时，孔子的肚子里有了响声，大约是缓解了原来的饥渴。柳浩然见状，赶紧又端上了小杯。

“先师，这会咱们还是慢慢地品吧？”柳浩然毕恭毕敬地问道。

“现在你明白了吧？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喝茶的一般目的就是解渴，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正渴得难受。这个时候你给我一杯白开水，对我来说就是甘露。喝什么都是甜的。”孔子长出了一口气，看样子很是舒畅。

听到这里，柳浩然想起了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不在乎是什么，而在乎是否需要。饥饿难耐、疲于奔命，在那个时候吃一切都是香的，烂白菜帮子、剩豆腐渣子、碎玉米饼子吃在嘴里也是金玉美食。

孔子端起了精致的茶盅，慢慢地品起茶来。先师不愧为先师，虽然是第一次，但品茶的姿势、手法却十分老到。

“上等人一看就会，中等人一教就会，下等人打骂也不会。先师不愧为